

## 以中国花文化确认 “绛洞花主”

林方直

内容提要:《红楼梦》继承发展了中国花文化。“花王”专属牡丹,牡丹独配宝钗。《红楼梦》以花喻女儿。宝玉是护花主人。神瑛侍者护绛珠,怡红院之蕉棠“对立东风里,主人应解怜”,均尽花主之役。鲁迅目宝玉“爱博而心劳”,“多所爱者,当大苦恼”,正中“花主”之旨。故“绛洞花主”确定不移。

关键词:中国花文化 确认 绛洞花主 宝玉护花 鲁迅的强音

### 一、“花王”与“花主”之争

《红楼梦》第37回,海棠诗社各位成员取别名。李纨道“你还是你的旧号‘绛洞花主’就好。”宝玉道“小时候干的营生,还提他作什么。”有的脂评本和程高本作“绛洞花主”,有的脂评本作“绛洞花王”。1927年,厦大陈梦韶取

材《红楼梦》改编话剧,借用“绛洞花主”为名,鲁迅写下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。主张“绛洞花主”,从者众。俞平伯的《红楼梦八十回校本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)采用了“绛洞花王”,有了主“王”一派。邓遂夫先生力主“绛洞花王”,其说多次见于几家报刊及自著《草根红学杂俎》中。此论已成夺人之势,“据说还有鲁迅研究者在考虑是否应吸纳邓说修改一下鲁迅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一文的注解。影响不可谓小。”<sup>①</sup>鲁迅早故,无口申辩,这岂不成了死无对证之案了?

邓先生的观点归纳起来:庚辰本、列藏本、清蒙古王府本作“绛洞花王”;戚序本、己卯本的“那一点分明是后人添上去的”;甲戌本有批语“与绛洞花王为对看”。结论是“从版本学的角度判定‘花王’为正,花主为误。”邓先生又意外得到一个力证:

江苏省昆剧院出演《牡丹亭·惊梦》:十二名身着红衣、头上插花的女子之后跟随而出的一名青须绿袍的男子,背插三角旗,上书“花王”二字,“我一看,险些儿叫出声来,这不就是‘绛洞花王’的真出处么?”<sup>②</sup>

这是现代昆剧院的创造,《牡丹亭·惊梦》原文作“〔末花神束发冠红衣插花上〕吾乃掌管南安府后花园花神是也。”汤显祖只说他是男性花神,此花神是男性的,不专属某一种花,不能混同于牡丹“花王”,也不会是子都、高宠那样的长靠武生形象。要说这是“真出处”,岂不是时间倒转,恐怕汤显祖和曹雪芹都不会接受吧?我们认为,即便依版本判定,那还有另一半版本作“主”,何厚何薄?单从版本角度判定,不论主“主”或主“王”,都是在技术层面打转,未中肯綮。版本学判定是非正误的依据也应是作者本意,红楼

宏旨。

雪芹早作古,鲁迅亦云逝,倩谁来公证,判定是与非?解铃还须系铃人,还得请出曹雪芹。曹雪芹人虽不在,但他的书在,书中处处体现着他的创作门径,体现着它与中华文化的血缘关系。故我们有问题,唯版本是问?唯文抄公是问?还是唯其书是问,唯其血缘是问?当然是后者。鲁迅还有切要的论说,可以确认“绛洞花主”。

周汝昌先生曾郑重指出“曹雪芹于继承传统,有一个极大的特点,他几乎把我们的民族艺术精华的各个方面都运用到小说艺术中去了”。“《红楼》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结晶,离开文化大母体,我们将无法理会这种艺术都是怎么一回事情,又有何意义”。“中国的艺术血脉,触处通联”,“讲《红楼》艺术,是个极为精致、细密、微妙的文化寻求与精神契遇”。<sup>③</sup>这一番话道出了《红楼梦》创作和研究的不二法门。只可惜面临“花主”“花王”之争时自家没有用上,以致偶尔也采“花王”之称,不免失误了。

周先生力挺《红楼梦》是部文化小说,这种意见已不是难鸣之孤掌,如刘再复说“中国数千年的伟大文化,孕育出《红楼梦》”,“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”。<sup>④</sup>吕启祥说:要“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进行观照”,“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深邃背景”,“是难以解释其生命和魅力的。”<sup>⑤</sup>《红楼梦》是中华文化的产儿,具体到“花主”、“花王”问题,我们必须纵目于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——中国花文化的宏观眼界上,纵目于整个《红楼梦》的花文化宏观眼界上,从而揭示《红楼梦》中花文化的艺术境界及其重大的题旨意义,而不能仅仅看一看那一点是“主”是“王”做个二值逻辑判断就完事大吉了。

我国是花的国度,数千年来积淀成博大精深的花文化。中华文化传统中花的原型意象惊人地富集,中华文化这个

大千世界中,有一圈“怜花”、毁花、‘护花’、‘花神’、‘花主’大世界,《红楼梦》继承中国花文化,并全面深刻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花文化。其花文化之含量和艺术意象高度,其它文学艺术作品远远不可比拟。水有源,树有根,是“花主”还是“花王”,查找其花意象原型,便可断定其真伪。

## 二、“花王”专属牡丹 牡丹独配宝钗

不是说贾宝玉是“花王”吗?那么就到中华传统文化传统去查一查“花王”能否与之对号,到那里做一番“文化寻求与精神契遇”,便可明了。

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花释名第二“钱思公尝曰‘人谓牡丹花王。’”《全宋诗》的诗句中有上百处“花王”,大多数指牡丹。韩琦《牡丹二首》:“青帝恩偏压众芳,独将奇色宠花王。”朱淑真《牡丹》:“娇娆万态逞殊芳,花品名中占得王。”《全宋词》中数十处“花王”,均指牡丹。毛滂《蝶恋花》(东堂下牡丹)“初见花王披袞绣。”曹组《水龙吟》(牡丹)“东风既与花王,芍药须为近侍。”《醒世恒言》第29卷“一自《清平》传唱后,至今人尚说花王。”《清稗类钞》植物类,牡丹“古无牡丹,统称芍药。自唐以来,始分为二。且有牡丹花王,芍药花相之说。”

花王专属牡丹,牡丹独配宝钗。宝钗掣的花签是牡丹,群芳之冠,众人都说“巧的很,你也原配牡丹”。王是爵位,是权势,高高在上宰制人的。宝玉从来是喜欢做官为宦的人不是?官且厌恶,何况王乎?刘再复说贾宝玉“并非儒家尧舜似的‘圣王’理想人格,而是道家许由似的‘不王’理想人格”。<sup>⑥</sup>花王,是花中之王,是群芳之冠,它还是花。脂批称“宝玉为诸艳之冠”,此言不通,艳之冠还是艳,还是女;须眉宝玉未曾称花。脂批不等于芹语,芹不会犯此低级

错误。该脂批不能为“绛洞花王”作证。宝玉说“一样花一位神之外，还有总花神”。邓先生认定“总花神就是花王”，花王是宝钗，是牡丹；而牡丹只是“一样花”；“一样花”明明不是“总花神”。

### 三、以花喻女、毁花与护花

#### 1、以花喻女

花，多为本体，亦颇为喻体，以花喻女子。唐玄宗说“海棠睡未足”，指杨贵妃。李白赞“云想衣裳花想容。”（《清平调》）以牡丹指杨贵妃，从此她人莫夺。苏轼的《海棠》诗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，借指美女。见于宋词者：苏轼《菩萨蛮》：“人怜花似旧，花比人应瘦。”秦观《江城子》：“惆怅惜花人不见，歌一曲，泪千行。”刘克庄《贺新郎》：“料得花怜侬消瘦，侬亦怜花憔悴。”元曲尤其明显《西厢记》第五本〔幺篇〕“怎想到惜花心养成折桂手”《碧桃花》第一折诗云“多情引动惜花心。”

大观园之所以美观，令人爱怜，就在于它是花世界，女儿国。文化生活诸如诗社作诗、游艺都离不开花卉。从前以花喻女子，至《红楼梦》则以花喻女儿。以各色花的品格、气质、精神、风韵、命运来表现众女儿。黛玉是绛珠仙草，阆苑仙葩，如姣花照水，似弱柳拂风。妙玉是“气质美如兰”。袭人“似桂如兰”。香菱即英莲是“根并荷花一茎香”。此中关键在于，此花卉已不是纯植物性的花卉，而是被前文本赋予意义的具有原型意象的花卉，此种花意象再度与女儿配伍时，该女儿便携带了花意象的意义。如以花名签占花名，宝钗占得牡丹，一则指她是花王，二则是“可怜韩令功成后，辜负秬华过此身”，花主人不认可它，男人出走，她辜负青春年华过一生。探春占得杏花，“日边红杏

倚云栽”，必得贵婿。麝月占得荼蘼花，“开到荼蘼花事了”，家败人散后，只剩麝月在宝玉身边。袭人占得桃花，“桃红又见一年春”，二度春风，改嫁；蒋玉菡会酒时占得桂花，暗示“独有南山桂花发，飞来飞去袭人裾”，袭人家败后随蒋去了。如此等等，兹不多列。

## 2、毁花——东风意象

花是令人怜爱的美好事物，它常常遭受侵害，侵害者有霜有雨有冰雹等，多以东风为罪由，因它经常出现在文艺作品中，于是它便成为东风意象。东风原是有益的事物，《礼记·月令》、《吕氏春秋·孟春纪》、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均载“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。”李白《春日独酌》：“东风扇淑气，水木荣春晖。”白居易《长相思》：“二月东风来，草坼花心开。”后来出现大量怨恨憎恶东风之作，定性为“恶”。宋词尤为激进：张先《满江红》：“但只愁，锦绣闹妆时，东风恶。”周紫芝《醉落魄》：“柳边池阁，晚来捲地东风恶。”都下妓《醉花阴》：“昨夜东风恶。”张元干《兰陵王》：“东风妒花恶，吹落梢头嫩萼。”陆游《钗头凤》：“东风恶，欢情薄。”此外，“东风恶”词例还有二十多，不胜举。元明戏曲中也多见东风之害。《西厢记》第一本〔幺篇〕“花落水流红，闲愁万种，无语怨东风。”第二本第一折“落花无语怨东风。”《浣纱记》第二十七出“飘荡去无边，恨东风断纸鸢。”

《红楼梦》中的花卉，同遭“东风”侵害。贾府败落时，为借藩王之力企图挽救，将“女色”探春舍出去做交易。她仿佛被东风摧残的花“千里东风一梦遥”，像断线风筝，“游丝一断浑无力，莫向东风怨别离”。香菱掣得并蒂花，签上题诗“连理枝头花正开”，下句是“妒花风雨便相摧。”黛玉经受的东风侵害最多：黛玉掣得芙蓉花，签上题“莫怨东风当自嗟”，其背后还有“狂风日暮起，漂泊落谁家”；《葬花吟》：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”；《桃花行》：

“凭栏人向东风泣”；《秋窗风雨夕》：“秋花惨淡秋草黄”，“那堪风雨助凄凉”；“不知风雨几时休，已教泪洒窗纱湿”。贾府衰落时将迎春误嫁中山狼。宝玉哀痛之，作《紫菱洲歌》：“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芰荷红玉影。蓼花菱叶不胜悲，重露繁霜压纤梗。”晴雯是“花原自怯，岂奈狂飙？柳本多愁，何禁骤雨”！

### 3、护花

因花常遭侵害，故需护花。诗词中的护花：白居易《买花》：“上张幄幕庇，旁织笆篱护。水洒复泥封，移来色如故。”王灼《拾诸公馀韵》诗“引泉浇药圃，编竹护花科。”范成大《瑞香三首》：“帘幕护花气，不知窗外寒。”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其五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

叙事文学中的护花：崔元微护花故事见于郑还古的《博异志》：天宝中，崔元微在风月晴朗的院中，忽有十余女及侍从造访，言众女住洛苑，每岁被恶风侵扰，居止不安，求崔处士庇护。每岁岁日作一朱幡，上图日月五星之文，于苑东立之，则免难矣。元微许之。二十一日立幡，是日东风刮地，折树飞沙，而苑中繁花不动。乃悟姓杨李陶石诸女皆杨、李、桃、石榴众花之精，封十八姨乃风神也。因有元微“卫护”，众花获“长生”。

由此而生出人格化的诸花，产生“护花幡”“护花障”之意象。《醒世恒言》“灌园叟晚逢仙女”故事：灌园叟姓秋名先，辛勤营造一座花园，经心栽培浇灌花草。昼与花为伍，夜伴花而眠。人若折损花，情愿下拜，代花乞命。说花全仗人去护惜他。他是一个种花、灌花、爱花、惜花、医花、护花的花痴形象。城中恶少张衙内霸占不遂竟毁之。天上司花仙女感其诚，使花复原。奏闻上帝，封为护花使者，专管人间百花。爱花惜花的，加之以福；残花毁花的，降之以灾。

受崔元微故事影响，蒲松龄写了一篇《绛妃》，收在《聊

斋志异》。记梦：花神绛妃合家细弱，屡被封（风）家女子横见摧残，特召见蒲松龄写《讨风檄文》。慨然应允，少间脱稿。这篇《讨风檄文》，广搜诗文典籍中涉风显例，历数其飞扬成性、肆狂无忌的身世。后半讨伐风的摧残园林、蹂躏花木的种种罪行：

（摘句）姊妹俱受其摧残，汇族悉为其蹂躏。纷红骇绿，掩苒何穷？露冷华林，去作沾泥之絮。埋香瘞玉，残妆卸而翻飞；尔乃趾高气扬，发无端之踔厉；催蒙振落，动不已之珊珊。堕溷沾篱，毕芳魂于一日；朝容夕悴，免荼毒于何年？讼狂伯之肆虐，章未报于天庭。大树将军，应怀义愤。杀其气焰，洗千年粉黛之冤；歼尔豪强，销万古风流之恨！

迨至《红楼梦》，黛玉的《葬花吟》、《桃花行》、《唐多令》、《秋窗风雨夕》诸篇，也不啻是“讨风檄”。

#### 四、宝玉是护花主人

##### 1、花文化的花主意象

上述“护花”，护花之人即为花主。花主指人或神，其职是给花做主。“主者，人之所仰而生也。”（《管子·形势解》）“主也，友也，皆人所因依者也。”（《群经平议·周官一》）花主之义，即主人对花有爱怜之心，当花受到侵害，他会体认，怜惜，恻隐，充役，主持（正义、公道），从而予以保护，即做主。如《梁山泊李逵负荆》：“若有欺负你的，你上梁山来告我，我与你做主。”《七品芝麻官》：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种白薯。”毛泽东词《沁园春》：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这是人对人，花主是人对花，人给花做主，又借



喻给人做主。

担当“花主”或“花主人”：

白居易《花前叹》：“南州桃李北州梅，且喜年年作花主。”宋孔平仲《戏呈叶秘校求蔷薇栽》：“我欲自为花主人。”冯可信《桃源图》：“隐者但作桃花主。”刘克庄《同郑君瑞出濂溪即事十首》：“曼卿昔去管芙蓉，君今定作梅花主。”王道亨《桃源忆故人》：“刘郎自是桃花主。”张元干《渔家傲》：“催归去，故园正要莺花主。”元曲《小孙屠》第三出《乔合笙》：“君还有意，作画栏为花主。”商衢散曲套数〔问花〕：“早寻人做主遮护你。”明散曲王磐〔南吕一枝花〕：“特意来与黄花做主。”戏剧作家吴炳，号粲花主人。“贯花主人，谓金人瑞也。”（出《老云斋诗删》）明阮元诗：“谢公应为苍生起，花主人应亦兆祥。”花主人指梁章钜。（出《清稗类钞》文学类）

## 2、贾宝玉是护花主人

贾宝玉也是一位向往携锄提水栽种花木于秋圃的护花人。他的《种菊》诗云“携锄秋圃自移来，篱畔庭前故故栽。……泉溉泥封勤护惜，好知井径绝尘埃。”这样的栽种花卉于秋圃的护花人，俨然是“护花使者”灌园叟那样的角色。职任是护花，地位是花主；本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道理。

赤瑕宫——绛云轩——怡红院

为证明“绛洞花主”之确，须两个进入，一是中华文化，一是《红楼梦》文本。文本开头发凡起例就交代：

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有绛珠草一株，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。……那绛珠仙子道：“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

还 ,他既下世为人 ,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 ,也偿还得过他了。”因此一事 ,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 ,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

这里可引出如下认识:仙界的绛珠草、赤瑕宫 ,是宝黛前世或曰“小时候”的生活境界 ,可谓神仙洞府 ,即涉红的赤宫、绛洞。历世后的宝玉住所“绛云轩”、“怡红院” ,也是同义异称。黛玉是绛珠草 ,一种仙花;花化女体 ,又为神 ,谓之绛珠仙子。绛珠草与神瑛侍者 ,是花与人的关系 ,是被怜惜与怜惜者、被护与护者、花与主的关系。宝玉就是黛玉的“侍者”(而不是黛玉的“花王”)、充役者、“呼吸领会之者”、施救者、保护者 ,就是绛洞花主。这个故事是楔子、基因型、元模式,“下世为人”后 ,元模式不断自复制 ,演化 ,一个绛珠变出众花众女儿 ,宝玉也由一花之主变作众花之主。

宝玉降世的住所先后是绛云轩和怡红院。他在绛云轩写出的《春夜即事》:“盈盈烛泪因谁泣 ,默默花愁为我嗔。”狭义指黛玉烛(潇湘斑竹)泪为我泣 ,广义为花因风雨侵害而泣泪愁苦,“怯风思鹤冷 ,闻雨为花愁 ,”(方岳《不寐》)女儿们的遭遇在宝玉看来好像嗔怪自己不予解救。天分中就将体认花的遭遇、忧苦引为己任。第二个住所怡红院 ,题为“怡红快绿” ,诗云“凭栏垂绛袖 ,倚石护青烟。对立东风里 ,主人应解怜。”红绿是蕉棠 ,是群花的代表;也是众女儿的代表 ,所谓“女儿棠”“女儿国”是也。所谓“绛” ,依稀见绛珠;所谓“石” ,依稀见神瑛 ,瑛即玉石也。合起来依稀见“绛洞”之原型。所谓“栏”、“石” ,既供女儿“凭倚” ,也作围护保卫之用。蕉棠相对而立 ,也受“东风”危害。在此形势下 ,花主人就要挺身而出 ,显现其职能与作用 ,由解怜而护卫。总之 ,仙界的赤瑕宫到俗界的绛云轩到怡红院 ,再加上曹雪芹的“悼红轩” ,都有共同的四要素:其一 ,以

“赤”、“绛”、“红”为象征的花世界;此中隐“绛洞”的影子。其二,以“绛”、“红”为象征的女儿群体“园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儿,正在混沌世界,天真烂漫之时,坐卧不避,嬉笑无心。”“宝玉倒也十分快乐。”此乃“怡红快绿”的涵义;其三,以东风为代表的毁花势力;此势力轻则致使花愁泣泪,重则“千红一窟(哭)”,“万艳同杯(悲)”,“群芳髓(碎)”,这是“悼红轩”的涵义;其四,宝玉是这世界的主人,是爱、惜、怜、护花的主人。

那么,须对比一下作为花王的宝钗是怎样护花的。大观园的花,时时遭到风刀霜剑、狂飙骤雨、重露繁霜的侵害,毁坏,委芳尘,随逝水,陷渠沟,落进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葬花地,沁芳溪!众女儿的诗里反映之。而宝钗却说:你们“终不免过于丧败”,“依我的主意,偏要把他说好了”。人家说东风恶,她说是“好风”,“东风卷得均匀”,落花飞絮“几曾随逝水,岂必委芳尘”?她自己“好风频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!平儿遭踢打,宝玉那样同情安慰,宝钗却说“他(凤姐)可不拿你出气,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成!”尤三姐自刎,她“并不在意”,说“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”!金钏儿被害投井,她说失足掉的,“不过是糊涂人,也不为可惜”!你看,这是“花王”干得出的;牡丹“花王”,一向高高在上,安富专宠,唯我独尊;横竖站在施暴方,落井下石被害方;谁见她有半点护花“花主”之举?“花主”与“花王”、宝玉与宝钗的分水岭再明显不过,岂可交混。

## 五、鲁迅的强音

行文到此,我们该听到鲁迅的声音了:“宝玉……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,昵而敬之,恐拂其意,爱博而心劳,而忧患亦日甚矣。”<sup>⑦</sup>爱博而心

劳,抓住了宝玉的要领。宝玉天生拥有一颗广谱的爱心,他爱的对象广泛,有黛玉、钗、湘、元、迎、探、惜、可卿、妙玉、晴雯、袭人、金钏、紫鹃、鸳鸯、平儿、香菱,还有更低贱更多的小丫头们以及唱戏的伶人。爱的性质也远非单一的男女之爱,还有骨肉亲情,还有对其他丫头们的爱惜、怜悯、同情、体贴、尊重。因为爱博,而所爱之女儿们各有烦忧愁苦,又被风袭霜欺,宝玉感同身受,为女儿之忧而忧,为姐妹之愁而愁;而姐妹女儿偌大之群体,忧愁痛苦汇聚一身,他还要以排忧解难、责无旁贷的主人自任;轻的力所能及,重的爱莫能助!足见他焉能不心劳。贾琏外遇,凤姐泼醋,平儿蒙冤遭二人踢打。宝玉反而替二人赔不是,又为平儿理妆。他想的是“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,并不知作养脂粉。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,独自一人,供应贾琏夫妇二人。贾琏之俗,凤姐之威,他竟能周全妥帖,今儿还遭荼毒,想来此人薄命,比黛玉犹甚。想到此间,便又伤感起来,不觉洒然泪下。”一次香菱与荳官她们斗草玩,被弄脏了石榴裙,宝玉出主意给换了。宝玉暗想“可惜这么一个人,没父母,连自己本姓都忘了,被人拐出来,偏又卖与了这个霸王!”人们常提的玉钏儿端来莲子羹,烫了宝玉的手,不自顾,只管问玉钏儿“烫了那里了?疼不疼?”他旁观龄官划蔷,下起阵雨,不顾自己淋雨,却替龄官着想“他这个身子,如何禁得骤雨一激。”因提醒“你看下大雨,身上都湿了!”女孩子偷情本属礼法不容的,宝玉也予回护。秦钟与智能儿得趣馒头庵,宝玉撞见,不说拿双,反予请求多住一日。茗烟与卅儿干那警幻所训之事,吓得卅儿浑身打颤,宝玉一跺脚“还不快跑!”又补一句:你别怕,我不告诉人!司棋与潘又安爱情事发,被架出园子,宝玉恨骂婆子道“奇怪,奇怪,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,染了男人的气味,就这样混账起来,比男人更可杀了!”宝玉此举,不啻扮演了《牡丹

亭》中的花神“咱花神专掌惜玉怜香，竟来保护他（柳、杜）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。”

鲁迅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云“在我的眼下的宝玉，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，证成多所爱者，当大苦恼，因为世上，不幸人多。”<sup>⑧</sup>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指实“颓运方至，变故渐多，宝玉在繁华富厚中，且亦屡与‘无常’靛面，先有可卿自经，……继以金钏投井，尤二姐吞金，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，随殁。悲凉之雾，遍被华林，然呼吸而领会之者，独宝玉而已。”<sup>⑨</sup>此地“多所爱者，当大苦恼”，即“爱博而心劳”之变本加厉，言不虚发，在在有着落。“心劳”已从忧其忧、愁其愁，排其难进为痛其痛、哀其哀、悼其亡了！

黛玉于饯花之期葬花，并吟诵感天地泣鬼神的《葬花吟》——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……

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。

明媚鲜妍能几时，一朝漂泊难寻觅，

花开易见落难寻，阶前闷杀葬花人。……

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？……

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！

宝玉听了，“不觉恸倒山坡之上”，“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，宁不心碎肠断”！他又一而二，二而三地推求了去。这正是他作为花主才会“呼吸领会”的“悲凉之雾”。

作为芙蓉花的晴雯活活被恶势力毁灭，宝玉也最能“呼吸领会”，集中体现于《芙蓉女儿诔》——宝玉用“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”、“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”四句极度赞美晴雯的容貌与品质。因其品貌超众，招致“鸩鸩恶其高”，“簪葩妒其臭（xiù 香气）”，“诮谣謗语，出自屏帷；荆棘蓬榛，蔓延户牖。”晴雯一个奴婢地位、娇花弱柳的女儿，“花原自怯，岂奈狂飙；柳本多愁，何禁骤雨”！怎禁

得祸首王夫人及其爪牙的凶恶残害,于是惨“遭蛊蜚之谗,遂抱膏肓之疚”,“抱屈天风流”!或许有人说:花主何在,为何不护花?我们说,宝玉虽阻挡不了晴雯被害,却能为她伸冤,揭露控诉恶势力的罪恶,进行口诛笔伐。“呜呼!固鬼蜮之为灾,岂神灵而亦妒。钳诋奴之口,讨岂从宽?剖悍妇之心,忿犹未释”!那“悍妇”似有王善保家的等作挡箭牌,实际在直刺元凶王夫人。《芙蓉女儿诔》是一篇要比空泛的《讨风檄文》切实猛烈得多的檄文。不作花主不能写出这样的诔文和檄文。总之,“绛洞花主”确定无疑。

#### 注释

- ① 蔡义江《贾宝玉还应该是“绛洞花主”》,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01年第2期。
- ② 邓遂夫《关于“绛洞花主”之误》,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00年第4期。
- ③ 周汝昌《红楼艺术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,第26、221、35、221页。
- ④⑥ 刘再复《贾宝玉论》,生活书店2014年版,第92、31页。
- ⑤ 吕启祥《红楼梦寻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,第86页。
- ⑦⑨ 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八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,第191、193页。
- ⑧ 鲁迅《鲁迅全集》第八卷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。

(本文作者: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,邮编:010021)